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商君书 列子

〔战国〕商鞅〔战国〕列御寇 撰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华国学经典读本

〔战国〕商鞅〔战国〕列御寇○撰

商君书 列子

足本·典藏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商君书 / (战国) 商鞅撰 . 列子 / (战国) 列御寇撰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2014.12
ISBN 978-7-5317-3367-6

I . ①商… ②列… II . ①商… ②列… III . ①商鞅变法②道家 IV . ① B226.21 ② B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6414 号

商君书 列子

作 者 / (战国) 商鞅 (战国) 列御寇

责任编辑 / 梅庆吉

封面设计 / 华文悦读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8.25

字 数 / 100 千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5.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67-6

前 言

《商君书》，史书中亦称《商君》或《商子》。汉代时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是法家理论、政策的论文集。由商鞅及其后人撰写。成书时间较长，其中成篇最晚的在周赧王五十四年（前 260 年）之后，所以可以肯定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

商鞅，原名卫鞅或卫孙鞅。约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前 390 年），卒于周显王三十一年（前 338 年）。战国时卫国（今河南洛阳一带）人。周显王八年入秦，辅佐秦孝公，先后官拜左庶长和大良造，因变法有功，孝公封之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故号为商君或商鞅。孝公死后，被秦惠王车裂，享年五十二岁。

《商君书》的中心思想是变法革新。

《商君书》对名利有充分论述，视好名和好利为一切人之本性，并把人生追求目标归为利名两个方面。正因为追求名利是每个人的生存目标，而人的欲望又各不相同，因此，就需要用法治来约束人的行为，以使正常的社会秩序得到保证。

农战理论是《商君书》最重要的思想。《商君书》从增强国力着眼，认为要富国强兵，就须推行农战政策，对内使人民从事农业，对外使人民奋力于战争。

《商君书》做为一部记叙商鞅变法的论文集，阐述了许多新的经济思想。它把发展农业和进行战争结合起来，并把它做为国家富强的根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本抑末的理论，并主张实行集中、统一的控制。

《商君书》所提出的重本抑末理论，长期为后人所沿用，虽各时期赋予的内容不同，但也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并且，该书所阐述的思想，也为确定和发展封建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秦国之所以强大并灭掉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商鞅变法。因此，今天的读者重读《商君书》，应该能有重要的启发和现实的意义。

《列子》是一部反映战国时期思想家列子的哲学著作,共八卷,约成书于晋太康二年(281年)后。

列子,名御寇,又称圉寇或圉寇。生卒年不详。战国时郑国人。他的哲学体系来源于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他主张空、静、无为,独立处世,善于修身养性。列子的著述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卷,是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现仍存八篇,据考证为伪书,也非班固著录的原书。但伪中存真,保存了许多佚书的片断,是魏、晋时人所作,大概撰成于晋太康二年(281年)至晋建兴三年(315年),仍题为列子撰。

《列子》的篇目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等八卷。内容形式多为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和神话等。每卷都包含有较深的哲学思想,而以《天瑞》、《力命》及《杨朱》三者为最。

《列子》每卷都有许多故事,将作者的处世哲学溶汇于寓言与神话当中,不但有很深的哲理性,同时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后来列为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

编者

目 录

商君书

商君书卷第一

更法第一	2
垦令第二	4
农战第三	9
去强第四	15

商君书卷第二

说民第五	20
算地第六	24
开塞第七	30

商君书卷第三

壹言第八	35
错法第九	37
战法第十	40
立本第十一	41
兵守第十二	42
靳令第十三	44
修权第十四	47

商君书卷第四

徕民第十五	51
刑约第十六	55
赏刑第十七	55
画策第十八	60

商君书卷第五

境内第十九	65
弱民第二十	68
御盗第二十一	72
外内第二十二	72
君臣第二十三	74
禁使第二十四	76
慎法第二十五	78
定分第二十六	81

列子

天瑞第一	86
黄帝第二	104
周穆王第三	133
仲尼第四	147
汤问第五	166
力命第六	193
杨朱第七	210
说符第八	231

商君书

商君书卷第一

更法第一

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摯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②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骥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更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

矣。”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③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注释]

①孝公平画：即秦孝公与大臣讨论强国的大计。 ②错法：即设立法度，推行法制。错(cù)，通“措”。 ③脩：通“修”，即循或遵循。

[译文]

秦孝公商讨国家大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个大夫伴随着他，一起研讨形势的变化，商量立法的准则，寻求统治民众的办法。

孝公讲：“继承先人君位，不忘国家大事，是国君的本职；实行法制，努力弘扬国君的长处，是臣子的职责。如今我想变法来统治国家，改变旧礼来教化百姓，不过又怕天下的人议论我。”

公孙鞅说：“我听闻：行动迟疑不定，便不会有成就；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效。您快些拿定变法的主意，不要担心天下的人议论您。何况品行比别人高超的人，总是遭到世人的讥笑；有独特见解的人，一定要受到人们的诽谤。俗话讲：‘愚笨的人到事情做完了还不理解，而聪明的人事情还未出现就可以看出苗头。不能和一般的百姓去谈论创新的大事，而只能在事成之后与他们欢庆成功。’郭偃的法说：‘商量崇高道德的人不用附和世俗的见解，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与普通人商量。’法是为了爱护民众，礼是为了方便办事。故而圣人只要能让国家强大，就不沿用旧制度；只要对百姓有利，就不遵从旧规矩。”秦孝公说：“讲得好。”

甘龙讲：“不对。我听闻：圣人不改变百姓的旧习惯来施行教化，聪明人不更改旧制度来统治国家。依照百姓的老习惯去实行教化，不费气力就能够成功；依据旧制度来统治国家，官吏很熟悉，百姓也习惯。如今如果变法，不遵从秦国的旧制度，变化礼制来教化百姓，我害怕天下人议论

您。希望您认真考虑。”

公孙鞅讲：“你所说的全是些守旧的老调子。普通人总是安于旧习惯，学者总是局限于自己的旧见闻。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旧法还行，和他们商讨变法的大事就不行了。夏、商、周三代的礼各不一样，不过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各不一样，不过也能称霸于诸侯。故而只有聪明的人能创布新法，而愚笨的人只能受旧法的约束；贤能的人可以变革旧礼，不贤的人却受旧礼的约束。受旧礼约束的人，不配商谈大事；受旧法制约的人，不配商讨变法。国君不要再疑惑了。”杜挚讲：“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变法；没有十倍的效果，就不更改器物。我听说仿效古代不会有过失，遵从旧礼不会有偏差。请您仔细考虑。”

公孙鞅说：“先前历代的政教各不一样，该仿效哪个古代呢？过去帝王的礼都不相同，又该遵从哪一个帝王的礼呢？伏羲、神农重视教化而不用杀人；黄帝、尧、舜杀人而不多；一直到周朝的文王、武王，全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立法，依照实际的情形来制礼。礼和法是依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制度、法令全要因时制宜，各种兵器、铠甲、器具都要方便运用。所以我讲：治理国家不要只用一种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学习古代。商汤王、周武王统一天下，是由于不遵从旧法而兴盛；殷纣、夏桀最终覆灭，是由于不变化旧礼而亡国。如此看来，反对复古的人不应当受指责，遵循旧礼的人不值得称赞。您不要再迟疑不决了。”

秦孝公说：“讲得好。我听说过：居住偏僻小巷的人常常少见多怪，学识不广、头脑顽固的学者总是作无谓的争辩。愚笨的人所喜爱的，正是聪明的人觉得可悲的；狂妄的人所喜爱的，正是贤能的人感到悲伤的。就算还有拘泥于世俗的议论，我也不再犹豫了。”因此便发布开垦荒地的法令。

垦令第二

无宿治^①，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

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②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粿，农无得余。农无得余，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粿，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飴，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飴，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③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

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④,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徙、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来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注释]

①无宿治:不准办理政事拖沓迟延。 ②疾:原意是极力、努力,这里引申为积极。 ③甬官:古代掌管徭役的官。 ④恶商:这里指讨论经商。

[译文]

办理政事不隔夜,违背法制的官吏就来不及从民众那儿谋取私利,并且,各级官吏的政事就不会彼此积压,如此,农民就会有较多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违背法制的官吏来不及从民众那儿谋取私利,农业就不受损伤。农业不受损伤,农民又有较多从事生产的时间,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依照粮食的收成纳税,国家有关地税的法令就统一,百姓的负担就公平。国家的地税法令统一就有信用,有信用官吏就不敢违背法令。百姓

的负担公平就谨慎,不随便改变职业。国家有信用,官吏不敢违背法令,民众谨慎而不随便改业,这样,百姓就不指责国君,也不怨恨官吏。百姓不指责国君,不怨恨官吏,壮年人就专心积极务农,壮年人专心积极务农,少年人就会不停地向他们学习。少年人不停地向壮年人学习,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受别国势力的影响来封爵位、授官职,百姓就不看重儒家的学问,也不看轻农业。百姓不看重儒家的学问,就诚实淳朴,诚实淳朴,就不会和别的诸侯国来往。百姓不和别的诸侯国来往,就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懒惰。百姓不看轻农业,国家就稳定而没有危险。国家稳定没有危险,百姓积极务农而不懒惰,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贵族的俸禄高,纳税多,吃闲饭的人多,这是有害于农业的。国家要按他们吃闲饭的人数征税,并增加他们的徭役。如此,那些损害法制、到处游荡、到处游说、好吃懒做的人就不能吃闲饭。这些人不能吃闲饭,就不得不参与农业生产,他们都参与农业生产,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严禁商人卖粮食,农民买粮食。农民不能买粮食,偷懒的农民就努力耕种了。商人不能卖粮食,在丰收年就不能积存粮食而挥霍享乐。丰收年不能积存粮食,灾荒年就无利可图了。无利可图,商人就不敢经商。商人不敢经商,就想要务农。偷懒的农民努力耕种,商人也想要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严禁音乐、奢侈品在各县流通,如此,农民在劳动时就见不到这些,在歇息时就听不到这些。农民在歇息时听不到这些,精神就不放荡;农民在劳动时见不到这些,心意就一定专一。农民心意专一,精神又不放荡,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严禁雇工,如此,大夫家长就不能雇人大兴土木,建造房屋,大夫的子弟就不能吃闲饭,懒汉就不能懒惰,做雇工的人就没有饭吃,于是必须去务农。大夫家长不建造房屋,农事就不受损害。大夫子弟和懒汉不懒惰,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农事不受损害,农民更加尽力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许开设客店,如此,奸民和骗子、见异思迁的人、擅自结交权贵的人、不专心务农的人都不能出去流动。开设客店的人不能以此谋生,就一定务农,他们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的资源,如此,讨厌农业、偷懒、贪婪的人就不

可靠开发山林湖泊的资源谋生。他们不能以此谋生,就一定务农。他们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的价格,加重酒肉的税,让税比成本高十倍,这样,做酒肉买卖的商人就少了,农民就不可大吃大喝,朝廷大臣就不可荒淫醉饱。买卖酒肉的商人少了,国家就不浪费粮食。农民不可大吃大喝,农业生产就不受影响。朝廷大臣不荒淫醉饱,国家的政事就不会耽搁,国君就不会有错误的政令。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轻视农业生产,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并且推行连坐法,如此,狭隘、急躁的人就不敢争斗,蛮横霸道的人就不敢争讼,好逸恶劳的人就不敢放荡,挥霍浪费的人就不会出现,阿谀奉承、诡计多端的人就不敢欺骗。国内没有这五种人,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许农民随便搬迁,如此,轻视、扰乱农业生产的人就不能生活,所以必定务农。老实淳朴和三心二意的人都一心务农了,农民就会安分守己。农民安分守己,轻视、扰乱农业的人想要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贵族子弟都得服徭役,依据辈份役使他们,并且提升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设立管理徭役的官吏,供应服役的人一定的口粮。由于不可能避开徭役,大官又不一定能当得上,因此,贵族子弟就不到处游逛,去投奔豪门权贵,就一定去务农,如此,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许国家的大臣和大夫追求博学多闻,不许他们蛊惑人心,不许他们游荡闲居,更不许他们在全国各地游逛闲居。如此,农民就听不见奇谈怪论,看不见无益的技艺。农民听不见这些,看不见这些,喜欢儒家学问的农民就不能离开原来干的农业,老实的农民就不能得到别的知识,也不喜欢儒家学问。老实的农民不能得到别的知识,又不喜欢儒家学问,就努力务农;喜欢儒家学问的人不离开农业,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军人市场不许有女子,要求军人市场的商人自备盔甲、武器,使他们重视军队战备的需要来供给军需品;另外,军人市场不许有私运粮食的人,如此,奸人的阴谋就不能隐藏,偷盗、运送军粮的人就不能擅自扣留,轻浮、懒惰的人就不可闲逛军人市场。偷盗军粮的人不能出卖,送军粮的人不擅自扣留,轻浮、懒惰的人不游逛军人市场,如此,农民就不游逛,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全国各地的政令制度统一,就全都遵从,违背法令的官吏就不能掩盖

真相,新上任的官吏就不敢变革制度,有错误而被罢官的人就不能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了过错不能掩盖,官吏中就没有违背法令的人了。违背法令的官吏不能掩盖真相,新上任的官吏不敢改变法令制度,这样,官员就能够减少,农民的负担就能够减轻。官吏不违背法令,农民就不到处游逛,农民不到处游逛,农业就不受影响。官吏的人数减少,赋税徭役不多,农民的担子减轻,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干农活。做农活的时间多,赋税徭役不繁重,农业生产不受影响,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增重关口和市场的商品税,农民就讨厌经商,商人对经商也就出现动摇消极的思想。农民讨厌经商,商人对经商动摇消极,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里的人数摊派差役,商人家里奴仆多的都必须到官府登记,以便按名册分派他们的差役。这样,农民就担子轻,商人就担子重。农民担子轻,良田就不会荒芜,商人担子重,往来馈赠的礼物就不能运到各县去。如此一来,农民就不会挨饿,做事也不用讲排场。农民不挨饿,做事又不讲排场,国家的事就一定干得积极,而私人的事也不会耽误。这样,农业生产就必定得到发展。农业生产得到发展,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法令规定:为国家运输粮食,雇车能不给报酬,送粮返回的车不许装私人货物,车辆的载重量一定和登记在官府名册上的载重量相同。这样,送粮的车来回就快速,送粮的工作就不会阻碍农业生产。送粮的工作不阻碍农业生产,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许请托官吏给犯罪的人送饭吃,这样,奸民就没有人保护。奸民没有人保护,做坏事就不能得到支持,农民就不会受害,奸民就没有依靠。奸民没有依靠,农民就不会受害。农民不受害,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农战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①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廩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营，则国力转^②。国力转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人之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